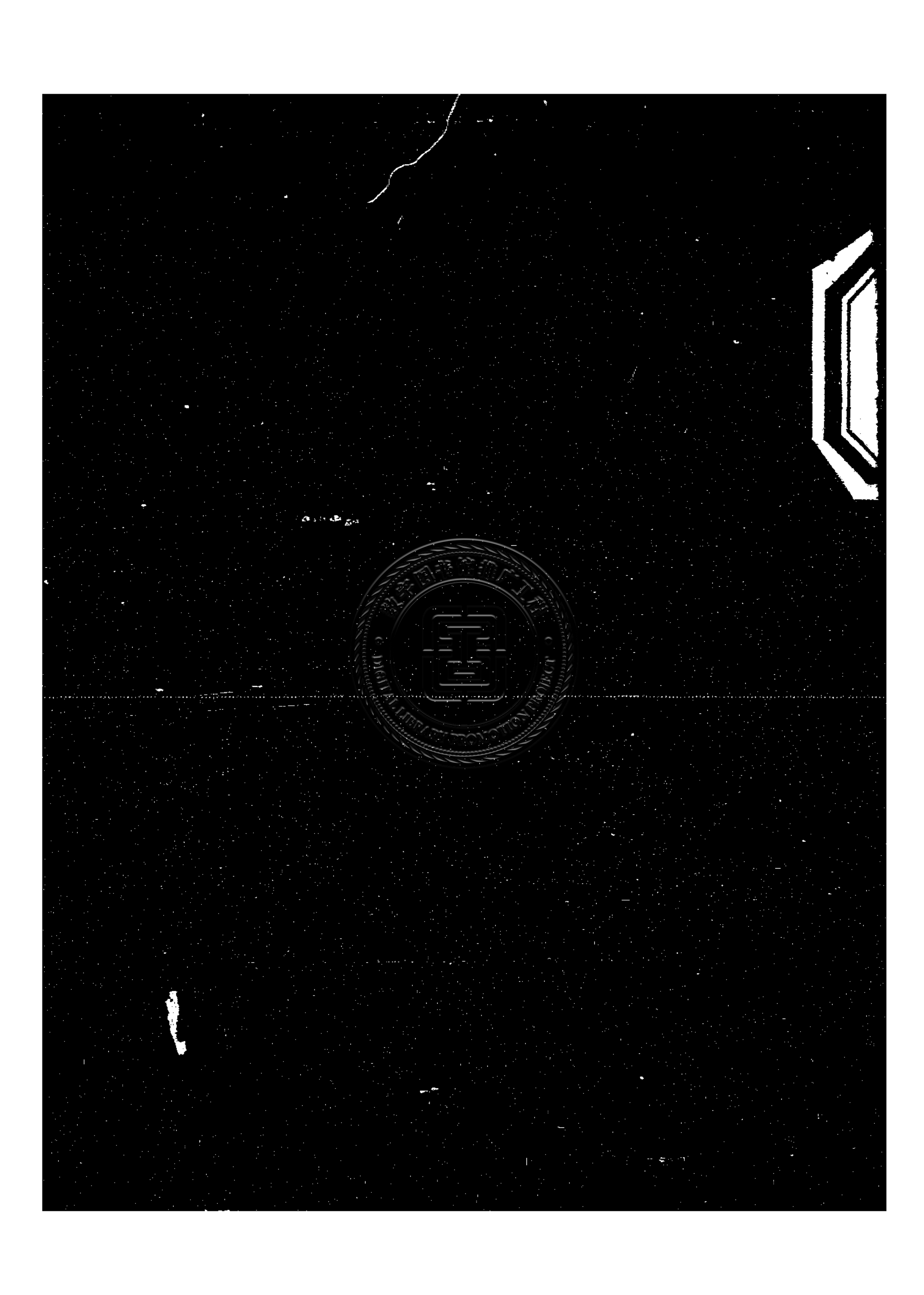


文學叢刊

江南曲

王統照

文化生活出版社

江南曲

王統照



自序

對於這個集子不想多說甚麼感慨沈鬱的話，更不想敍述我對於詩歌的見解。

生活於這樣苦難的時代；也就是使每個人受到嚴重試驗的時代裏，無論在甚麼地方，所見，所聞，所思，所感的是何等對象，誰能漠然無動於中？當情意憤悱，又無從揮發的時候，偶然比物託事，塗幾首眞眞不能自已的韵語，固可少覺慰安，同時，也深增慚愧！

我每每在寫完一首之後，撫摩着手中的紙筆，茫然四顧，不知所可。

『你的雙手會給這時代，這存亡關頭的國族做過甚麼貢獻？有過甚麼成績？』

『詩縱使是如何生動的計劃，有力的激發，也不過是筆尖上的空花，口頭上的痛快，……』

『你的雙手在這大時代中就只會弄這點「小技」麼？……』

『百無聊賴是詩人，』詩人之無聊與否我不敢輕下斷言；但重覽自己的這點『小技』所表現的，是『詩』與否都覺疑惑，這更使我有深沈的悲哀。可愧！在這樣時代的逼壓下，自己竟連用『小技』的本領都沒有，——不會造出閎偉悲壯有血有肉的詩篇。『詩人，』這近於譏諷的名字我不敢腆然自承，聯想到『百無聊賴』四字，却感到皮膚起粟！

只是分行而多少有點韵節的感言罷了，何必曰『詩！』

用『江南曲』這個現成的舊名，別無深意，只證明這集中的分行文字都是滯留在江南這片土地上時所寫出的記憶與興感。因爲江南春太俗靡了，江南怨太悽惶了，且不與內容諧調，末後，還是藉用這個『曲』字——也藉以表示這些文字並非堂皇大雅的詩篇。然而，『曲，』談何容易，偷此一字尙覺慊然！

第二輯內的兩篇都是廿五年秋間的舊作，今亦附錄集中。

作者二十九年一月

目錄

第二輯

第一輯





熱風曲

一

在火繞周遭的大城裏，
灰燼墜散開她的髮髻；
一顆飛蓬掛上縷縷黑絲，
是出賣的標記，靈魂？身體？
來往街頭聽淒清的雨滴，
沒有前途，無家鄉的歸路。
抖一下亂髮，她撲坐號哭，



身旁那破衣孩子倉黃四顧。

二

『俺，徐州府北土嶺的鄉莊，
念書人家，他爹曾讀過學堂。
如今，遭了橫災話也難講，
喊聲苦難，人還笑俺侉腔。
前年，他爹教書到西湖上，
一家三口還能撐住肚腸。
來江灣又一會化錢搬場
北站，他彷彿記着行李賬。
那一夜，大炮像過年般放響，

從火線裏，逃到蘇州河旁。

三

『嚇炸肺，他直喘得病牛樣，
衣服當光，醫院裏佔一張床，
二十天，活生生他向土裏葬！
沒丈夫的女人，還有這孽障，
難民所濕地上俺生出毒瘡。

四

『天哪，如今更沒了睡覺地方，
夜兒晚，爬伏在前面的弄堂。

孩子，見甚麼吃的伸手就搶，
講嗎道理塡不滿他的空腸，
俺，那有大氣力硬拉回身旁！……』

五

五月夜，舖道上波流過多少男女，
擲一臉輕浮，一個斜睨，更好的，
在弄姿的血嘴上若送一聲歎息！
不錯，這城中不希罕這樣的人物，
還値得淚眼酸鼻裝甚麽希奇：
『多啦，你管得了？何必在道旁尋思，
慘事？這多麼平常……女人，哭，

是她的看家本領，中啥用？小孩嗎？
這不夠瞧！你還是到難童會去去，
心腸學硬點，識相些，這是啥地處！』

六

夜深沈，初夏的熱風獨唱着懷鄉曲，老乞人伴守着寂寞；
饑餓無聲，惡夢將生命搶入。
交叉鋼軌彷彿是冷眼毒視，
牠明白，不久這娘倆準有歸宿。
行人去了，『羣動』在各個穴窟裏狂叫，歡唱，怨詈，與悲啼。
是那裏？遠麼？傳來鐵丸的交響，
多生動的樂音，又活躍，又清晰，

春申江畔又點起夜戰火炬！

『媽，』病孩的顫聲：『聽！又來了，又來了；……

上年夏夜的爆竹。』

二、三、四節因摹仿難婦口腔，又顧到韻的關合，故有類俗歌小曲。寫成後擬改數次，又無更好的文詞，只能保存第一會原稿的形式。然覆讀後，終覺不慊！附記。

誰能從你的心底把暮愁澆消

一

誰能從你心底把暮愁澆消?
庭院，郊原，還有輕浮着——
夢痕的水道一行弱柳;
一片桑陰;柴門外柔波
蕩影的小橋。聽音變了，
那婉轉黃鶯春光催老。
趁一霎晚涼，空場中你，

家兒人，鄰舍，朋友，閑話着
歡樂與苦惱；就是一隻貓
也逗着草根伸個懶腰。

二

誰能從你心底把暮愁澆消？
那一切欣慰，（我不說全沒煩擾。）
被突來的火災燒掉！遍野的血；
遍場圍的白骨；遍山河的肉酪；
是一顆綠樹也燃着了火梢。
市墟，草屋，烏蓬船與水龍骨，
連你家的一張鴛種浩刼難逃。

你知道：這浩刼是鐵爪的揑造，
在你的土地，你自己，你的子孫身上，
硬栽下恥辱，毒苦虐，迫害的根苗。

三

如今你的心還空蕩着無力愁絲，
空張望故鄉的斜陽，還斂住心跳？
單說江南，——中華歷史上的『佳壤；』
甚至說你家的一角；你的一顆心——
你那份暮愁早變成毒蛇的口咬。
和平與欣慰更逼你由回憶裏
記明這血印從皮膚打透心竅！

你準氣湧身顫，誰說你忘了酬報？
爲你自己，你的子孫，爲你的土地，——
更爲了人間的正直，公理，與人道！

五月夜的星星

五月夜的星星都斂了光芒，
讓連宵風雨攪起飛浪。
把住舵，槳，還每條臂膀，
衝過苦熱的黑暗纔迎着明亮。

夥伴，你後退？你向空中呆想？
後面，追奔着血流空中，霹靂震響，
這共難的孤舟，向何處停傍？
齊用力，我們要保護住生命的船艙！

夥伴，眞的，你爲甚麼沈不住一口氣？

白誤了掙扎時間，夜仍『未央。』

我不勸你把熱泪收入胸膛，

吝惜中嗎？用把牠化成火力噴向四方。

五月夜的星星仍在你身旁；

在暗裏指導着孤舟飛翔。

莫怨天；更不必懊恨夏夜方長，

你看，這四圍血雨，那一滴不染上你的衣裳？

46028

初夏的朝霧

一

浮漂着臭汽油的黃水面，
夜霧，如輕綃帳向上升騰。
緩緩地，圍籠住這奇怪的，
醜惡的，還有血的心臟的
城市。夜已步入朝之階梯，
灰色綃帳後微露出朝旭。

二

牠全了解自然律的眞理，
眞呀，朝旭的光輝會燒碎
世間虛夸暴厲的面具。
好一場假的春夢却偷捉着
輝耀宇宙的美麗象徵，
還想把大地山河整個捲入！

三

夜未盡，看天窗從𩆜𩇕
的沈沈中漸漸開啓；霧，

輕曳着，也閃出浸耀朝光的
門戶。黑暗的鞭打，昏暮的怨憤，
他們，這城中的不眠人，都一例狂吸着清光；都把胸膛裸露。

四

是眞的夏之日
誰還覺着畏怖？
他們各捧血淚
歡迎這生長的時季！
燦爛與光熱，
燒碎了僞造的象徵，
罪惡與孽報，

光天下有公判的賜與。

五

那時，
輕霧得一聲快意報償，
是啊，
牠不曾迷失了生之路。
醒來！醒來！
是還有活躍着血的心臟的地方，
興起！興起！
初夏的朝霧傳佈着更生的消息。

五月五日夕。

展一片綠野鋪入青徐

一

展一片綠野鋪入青徐，
抖幾道飛波躍入河，漢。
那一處不是——你想，你看，——
我們的中原？那一個人民
不爲古老的祖國流過血汗？
你就忍得過，——這美麗，這燦爛，
永遠的山，河，原野，全塗上腥羶？

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憑人蹂踐?

二

展一片綠野舖入青，徐，
抖擻道飛波躍入河，漢。
歷史，這血汚的空頁，是時候了，
來一次更壯烈的煊染。這大地
原是湧流着自由的山，川!
你不要驚顫；怕烏鴉飛蔽了
晴天。有暴風狂雨在我們的當前；
到時，烏鴉會被强力的風雨衝散。

三

鋪一片綠野展入青、徐，
抖幾道飛波躍入河、漢。
過去晝圖曾否眯蒙過你的明眼？
你，堅强的心怎會有容易的『突變』。
你沒有記憶，——難道你也沒了
痛苦深感：火灼的，毒衝的，刀刺的，
原始的食肉獸已逼到你的身前；
難道你甘心把你的肉體，靈魂奉獻？

夜風掠過

掠過平原；掠過羣峯；
掠過濁浪騰翻的大河；
掠過惡夢中醒叫的江湖，
把血壤上的芬芳，攙骨灰的塵土，
送去，送遠了，送遠了，到
良心的天國！輕拂着
惻惻的面目，你認識的
清楚；那面目給你
透心的直視：如古代箭鏃，

牠的尖鋒會沒有虛發
的饒恕。夜風，鬆柔的笑，
這笑，像把胆怯者的心意拴住！

從地面上，地底層與地獄底，
夜風，帶走了灼熱，苦痛，恥辱。
多少活躍靈魂，向自由高空
輕踏着雲霧他們，——
從血流中來，抖去鮮紅的血污。
郊原，綠樹，河道與鄉村，
還有大城裏的高樓烟突，
用我們的血洗過了，有

我們塡平過窟壕的屍骨。
在天國，那大的面目，——
牠，隱不住公判的顯露！
對每個夜風送來的靈魂，
牠分別地測量到心深處。

狂與愚曾燒毀了『他們』自己，
青春與悲劇埋入勇敢
的土地！『他們』應該記得
自己的罪罰，爲甚麼
夜風空對『他們』冷冷地歎息？
在天國，那大的面目，

怎能對『他們』有平和的徇私。

夜風掠過，夜風掠過！
把血壤上的芬芳，攙骨灰的塵土，
吹向太空，現一回，偉大哀壯
的人生的畫幅。——
天國的警笛，
牠不是只唱着傷逝哀曲。
夜風掠過，夜風掠過！
在悶熱，深哀，驚心的
五月夜裏，……
每個星子四射出飛光；

每個人的語聲誠明誓祝，
每個靈魂爲故國的再生歡舞。
聽：平原，羣峯，大河與江湖，
到處交響起爭自由的前奏曲！

廿六年五月一日

飛龍與火網

一

在久遠久遠時，
這世界的洪荒初：
大神從漫空
撒下一個火絲網，
虎，獅或螻蟻，（誰缺少生之力？）
她罩住每個生物。
有三條網綱

是這火網的總系。
看紅燄怒發
交映成明麗斜十字，
在高空動蕩，（也在你的心頭。）
散布氤氳中的毒氣。

二

爲進化，先把愚昧奠了基石；
爲幸福，先叫蠻野做了前驅。
洶湧的水，『吹萬』的風，還有火種從土殼裏
騰空燒起，在地面上染成火動的畫圖。
這還不夠，從火網網上投一把三尖飛刺，

多明亮，多慘，多惡毒！刺入驕狂殘忍者的心底，挑起他們
肺腸在火網上游戲。

三

斜十字，怒紅的血劃破暗空，
高舉出那把三尖的怪器，
三尖上的贈予是「貪，恚，癡」
也等於生命的諷語？可是，
牠們抖亂了網上紅絲。
三尖怒光將世界攪動，
扮演出人類無窮哀劇！
要求生，——生的豐富要活力——

向未來追逐，滿足；更要有——
生之味的沉迷。大神並沒曾
用這火網將生物的眞心封閉，
後面有情與慧織成的美麗繡幕。

四

自從魔鬼從樂園逃出，
牠，瞰空，挐到這火網的提綱。
牠情願在火網裏深藏，
吐一口毒汁，那紅燄變了顏色，
慘綠，暗紫，死屍的凝血，
在密網中預備好禽獸食糧。

完美的歡娛避開人間

毒汁染汚了遠世界的海洋。

大地，生長着慘惡瘡瘍，

『貪，恚，癡』衝破了滚熱的網，

牠們全毁掉了原生的榜樣！

破坏，破坏，刺斷進化線，

幸福全墜入魔鬼手掌。

三尖刺先掰開大家的胸膛，

他們，空博得魔鬼高聲歡唱。

五

有一日，東方，一條飛龍，——

橫空，越過斜十字，來自東方。
他有大力攪碎了紅談火網，
他笑吞着那三尖飛刺，
爲人類，他不吝惜口角的血漿！
斜十字端正了，魔鬼從空中墮落，
三條綱綱變成另一樣的明亮，
水與風，東南西北，都歡躍飛揚！
再生了！三尖刺從飛龍口中高
懸起自由，博愛與眞理的面像。

江南天闊

一

這兒湧不出一股清泉，
也沒曾有明麗的閃影；
聽不見鷲鳥的鷲鳴，
草莽中亂撞着蛀蠅。

二

毒刺灌木在彎狹路上縱橫，

一堆骨塊黑夜裏跳動。
四圍碧火圍繞着圓虹，
江頭寃泪都凝成天半飛星。

三

半夜後——他們還沒有覺到『春醒?』
『江南天闊』那一道黃流可是
他們認識的樂園的邊境?
『江南天闊，』暗塵罩住夢裏的幻鏡。

四

誰想吸一口冷泉飛撲的清涼?

閉了眼喝飲着腥濁血漿。
難得是沒討厭着體蠅蚍，
睜不開眼睛仰看星虹的明光！

你的靈魂鳥

不要讓黑暗阻礙了你，
有多少燭光在天半輝耀。
不要驚惶狠狗的嗥叫，
在你頂上，有你的靈魂鳥！

織一片陰影，
　兩尖舌的毒蛇把你圍遶：
墮一次噩夢，
　你自己震怖這空前風暴。

八月夜的覺醒你還以爲過早？
（可是，茂生後血花已舖滿廣道。）
　　你莫呆呆望着林外那
一個兩個似傾的鳥巢。
趁東方，黎明綫的閃影將到，
聽密林裏鵑聲要叫破清曉；
啄木鳥的血嘴點在樹梢；
還有多少知更豐養他們
更有力的狝毛。一場徒勞——
陰霧，旋風，把時間空空丟掉。

不要讓黑暗阻礙了你；
有多少燭光在天半輝耀。
不要驚惶狠狗的嗥叫，
陰影中當心毒蛇的圍遶。
更不必震怖這空前風暴，
在你頂上，有你的靈魂鳥！

一九三八，八月

正是江南好風景

正是江南好風景：
幾千里的綠蕪舖成血茵，
流火，飛彈消毀了柔夢般村鎮，
恥恨印記烙在每個男女的面紋，
春風，吹散開多少流亡哀訊？

正是江南好風景：
桃花血湮沒了兒女的碎身，
江流中，腐屍飽漲着怨憤，

火光，遠方，近處高燒着紅雲，
春風，再不肯傳送燕雛清音。

正是江南好風景：
到處都彌滿搏戰昏塵，
一線遊絲黏不到遊春人的足跟。
朋友，四月天長你還覺春困？
你，臥在你的國土，
　　也有你的家鄉，你的知親？

正是江南好風景：
遍山野一片『秋燒』春痕，

誰的夢還牽念着水軟山溫？
祭鐘從高空撞動，滴血紅殷，
你，聽清否？這鐘聲——
　可還爲舊江南的春日晨昏？

我們有太多的孩子氣

我們有太多的孩子氣！
眼看着湧血波的江河，
掛肝肺的樹木，嬰兒
在刀山上驚啼，女人
躺在猛獸爪下咽着羞辱。
還有：醜花狂開了謊言的蕾，
　妒泉的淫浪彌滿大地，
燎火飛燒着和平的田園，
風雨打折了茂生的柯枝。

我們有太多的孩子氣！
不曾將熱淚化成飛雲；
不忍將眞感埋入化石，
更不高興，不情願去承受
獸吻的毒沫；讓皮肉銷蝕。
孩子氣，——是宇宙的神奇；
是光熱的火種，岩石裏爆發。
生有同種生，
死則同種死，
在太空每一星火光，
飛馳着永恆的美麗！

如今你不必過分担心,
尼羅河,底比斯,㈠
底格里司河上坟宮的沈沒,㈡
特羅地下尚留有九層廢墟,㈢
恆河沙埋化過多少聖骨,㈣
巍巍希臘空生長過奢浮。㈤

㈠埃及的新王國建都城於底比斯 Thebes;約在西歷紀元前一五八〇年時。

㈡ Shinar 古平原即巴比倫尼亞所在地,伊蘭高原在 Shinar 平原與底格利斯河下游以東。曾發掘出有關巴比倫之古物甚多。

㈢一八七〇年德人許勒曼 Chliemann 發掘古特羅城發現九層廢墟證明此地最古之文化。

㈣恆河乃印度之主要河流;印度古經典詩謌中說到此河處極多。

㈤蘇曼殊讀擺崙弔希臘詩:巍巍希臘都,生長奢浮好。奢浮乃希臘詩人。

亡國敗家有往史的血跡；
謝你，爲中華曾心頭顫慄！
莽蕩山河拖染上夕陽的
餘光，卽時，迎着朝旭輝麗。
明星隱藏在天衣深處，
光芒偶一次墮入暗途。
但，這片地下沒全消熱力：
這廣大天空有風雨過時。
中華，世界上獨存的硬果，
她永不怕貪毒鑽食的蟲蟻；
人類還在這圓球上生存，——一日，
中華，不會剝脫了艷色畫圖，

文化光中高擎出獨明火炬，
她映照幽闇，『玫瑰色的手指。』

她映照幽闇，『玫瑰色的手指！』
指東方，天火裏雷雨迸落，
看太陽微塵有生死循環，
煉出雷雨冲洗死亡血恥。
我們要拌合宇宙變成劫塵，
是誰能任鬼魔在人間橫肆？
血流衝决海口，同願沈沒，
却也湮沒了戰魁的罪軀，

㊀見印度古神話關於 Ushas 之傳說。

我們從辛苦歲月中長成巨體，
我們也儘有無邪的孩子氣！
誰會向威力低頭傾服？
年月，火力，刀劍，
待我們的嘗試。
中華，她不會永埋黃土。
你莫只聽枯林中驚鴞夜號，
你看，鳳凰展開她火樣羽毛。
古長城石壘外一陣天風，
昏夢間煽起人類的心潮，
潮頭浪花都像孩子氣的踴躍，
這世紀，世紀的童年重新來到！

又一度聽見秋蟲

一

又一度聽見秋蟲，——
是否還緊追着旅人的秋夢？
調一曲初涼夜的秋音，
萬落千邨響動戰伐的金風。

二

這世代裏叫不出小兒女的怨情；

詩人肺腑不再被凄凉樂音引動，
他情願正看白骨上那一點流螢，
——一點燐火，迸躍出光麗的眞誠！

三

密雲下到處奔馳着風霆，
爲震醒『供人食料』的蒼生。
城市，郊原，夜夜裏煩寃鬼哭，
悲壯的音從人間驚破幽冥！

四

誰曾向毒熱的『夏日』低頭愛慕，

誰曾爲秋氣蕭瑟戰慄呑聲？
您不必空揮着憂心的涕淚，
秋來，無根的百草應分凋零。

五

悠悠麽，耐不住這慘冷的長夜，
捧一把小心期待着風霆後的空明。
江頭，闊野，高空，看多少鐵手斷拼，
誰有生命的餘力徒念着凄清？

六

這正當時序成熟的壯盛，

蕩漾起『秋肅』傳音，心底永生。
戰士爲仇敵備下了『未歸箭』，
暗夜裏等他們自碰飛鋒。

七

又一度聽見秋蟲，
是否還緊追着旅人的秋夢？
有多少『萬竅』驚鳴，
高壯，淸肅，壓住草下的和應。

八

調一曲初涼夜的秋音，

萬落千部齊響動戰伐的金風！
聽秋音要徹底的悲壯，
誰有生命的餘力徒念着淒清？

一九三八年之秋某夜夜半寫此

㊀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隨兕於夢也。」

第二輯

弔今戰場

二十五年九月某日晚與郢生君往遊歸來寫此

第一段

爲甚麼我與你踱步在這條街頭?
看夕陽餘光偷藏在誰家的窗後;
爲甚麼我與你踱步在這條街頭?
聽乾枝咽泣,舖道上亂掃着枯葉颼颼。

這街頭,還有刼後的面目存留,

這街頭，幾家殘敗的店舖，幾處新修；
幾處荒草的曠場寒蟲跳門，
這街頭，人與物都蒙上一層霜秋！

不見，——
小書攤上那些金字皮脊的燒痕？
不見，——
斷瓦土塊中還抹着熱血的餘溫？
不見，——
西風裏疎柳低拂着欹斜的木門？
不見，——
竹籬旁一隻瘦鷄彷彿怕瀝血的鋒刃？

那層樓空殼徒然在瞪目哀吟，
那黑窗下，是悽澀呑聲的機輪。
又一邊：——
鬆鬢，彩衣，輕拖着木屐嬌嬈，
黃昏時散一陣毒香的紅笑。

第二段

當年，這街頭不也是淸麗的江鄉？
小橋，茅舍，一彎彎流水吻着秋陽。
閑時，下了船工，姑娘們岸邊曬網，
黃昏後，月明中說書的盲人登場。

當年，他們都是爲生活天天窮忙；
當年，農夫們赤脚在水田中插秧。
是啊，如今再沒有寒傖的人生式樣，
却又來，換一套吸血搾肉的緪纆。

黃浦潮是那一年潮頭高漲？
從此，洪水過後衝决了隄障。
鐵輪，馬達，起重的怪物，電力輝光，
在黑手拏揑裏改變過當年形象。

柏油攙合着膠泥，——時代的芬芳；

黑烟柱從肥沃土地上罩下迷悵。
到處把油綠的田野遮一層昏黄，
誰說自然能永久撫摸住她的胸膛。

却又來，換一套吸血搾肉的纒繮，
要掙扎，是男女須投入時代的血網。
憑一身傀佡，一片小心，一股勁的瘋狂，
你與我的勞力塡滿了多年飢餓的申江。

一口剩飯，幾把銅板，虎口中吐出餘糧，
『有耐力，勤勞，好百姓！』誠心地稱揚。
比做阿非力加鑿山開河的土著，

憑自己的土地替人家斬除荆莽。

第三段

多少年傳留來的嘻嘻笑臉，
沒法子呀，讓强梁的能幹！
鄉邨裏還餘下白髮書獃，
迷瞪着朦朧雙眼，向空伸拳。
新都市的邊緣速力前衝，
火藥氣攙合着血味腥膻。
這氣味薰脫了睡獅的怒毛。
疲倦裏還有聲忍痛的吼嘆？
在另一個世界中引起眼饞：

『你瞧，夥伴們，咱們眼福多寬！』
西方，東方，來多少鐵馬奔躥，
黑氣高噴，迷蒙了澄江一綫。
橐來全世界的珍寶，金錢，
玩的，吃的，外國的戲法會變。
『祝福呀！上一代的先人
空埋在辛苦造成的墳園。
掙一份家私這時機誰能失掉，
只要有伶俐的頭腦，諂媚舌尖。
來！咱們拚力造成洋化的樂園，
拆了茅棚，讓他們强買去良田。』

從此，變形的惡之花的園裏
開滿了忘我的花朵，
花粉上，毒汁沾住輕飛蜂蝶。
醉夢間那顧到明日生活，
這裏雖不是伊甸的處所，
園牆外還能夠鼾聲睡覺？

第四段

五年了，十年了，幾十年匆匆飛過，
想造樂園的不能樂生，低首求活。
一隻大網從洋場撒到鄉村，
緹提網線勒進你們的肉痕。

給一口甜食空引起胃液吐吞，
合作呀，那天能擠進快樂園門？
『江水有情，』聽不了窮苦呻吟！
『江水有情，』空嘆這古國的順口！
『江水有情，』她知道興亡眞因！
『江水有情，』冷瞧你們的傻勁！

第五段

五年了，十年了，幾十年匆匆飛過，
有一年在這裏點着了燒天野火。
暗夜中，耀紅了樹影，耀紅了樓閣，
每一個箭星閃爍在每個角落。

沿大江湧流出狂喊，怒叫，
從南國高奏起悲壯戰角。
『也有一天，咱們得拆却別人的樂園；
也有一天，咱們能燃燒着自由的血液！』
大家盼望眞有一日，黎明，
改換過幾重奴隸的生活。
把每個人心點了起狂熱的火把，
小巷裏的密語，大道旁的集合。——
咱們不爲在激流上多冒一個浪花，
咱們要揭開這吸人膏血的毒幕。
江灣，是一顆秋樹都叫出豪壯的鳴聲；
江潮，爭鬥求生的波浪打破寂寞。

第六段

且安排怎樣去躺過悠悠的時間，
時代更新了，都應分安居樂業！
『年太平』酒樓中一例高歌。
忽一聲夜炮遠響於東北大野，
一片降旛掛起了古國的顏面。
塞外烽烟燒不到殘剩的江南？
聽秋原中有多少寃魂咽泣，
聽聲聲戰鼓，且待牠敲進邊關。
割地贈金，那只是往古的愚昧，
如今，不是有萊芒湖的紳士衣冠？

等待，等待，誰教咱無涵養的心焦，
誰說，你獨個兒能打回江山？
東風，——空送來大森林戰血飛腥，
朔風——森林裏的壯士透骨衣單。
從森林裏，平原上伸出了另一隻魔手，
你瞧，那血的戲法直要到那揚子江邊！

第七段

戰！
你不須憂怕，你不用驚顫！
戰！
應該用血流來洗一洗柔靡的江南。

這裏吐出火蛇的舌燄，
這裏混合着漫空硝烟，
在咱們手造的路上，驅着
鐵甲怪物，吃咱們的飛彈。
在大家的房頂上架就了
毀滅一切的武器機關。
恥辱，憤恨，會併作一團狂笑，
沒有生路誰會向馬蹄下討饒。
等待，忍耐這血的日子他們逼到
在這樣的清秋，來，碰一碰尖刀。

戰！

到這時顧到麼？「堆骨成山」

戰！

有明天，人類總還能再一度相見！

咱們不已經靜候着唾沫在臉上晒乾？
可是，這又一口的毒血噴到你的胸前。
這裏，讓樓台都在火灰中飛散；
讓大人，嬰孩的骨血，鐵蹄下臭爛。
這裏，咱們開始了不回頭的爭戰；
這裏，誰還能想到未來的糾纏。

江邊古樹飽嵌着流彈，
人類文化的紀錄——一陣飛烟。
南國多健兒，鐵蹄下碾碎了華年，
溝渠，有多少條血蛇蜿蜒。

憑勞力築造的道路，樓台，
咱們情願牠成爲世界末的奇觀。

第八段

震山林還記得那一次的獅吼？
念舊迹還留下那一場的血鬥！
如今又一樣的清秋，
紅雲接去了斜陽——枯草，瘦柳。
幾個孩子在磚瓦堆中，
他們爲蟈蟈兒打成交手。
窮女人，破衣提筐往垃圾裏
撥找寶物，地攤上有乾癟的橘，柚。

一口飛唾寂寞在少行人的街頭，
牠瞪起白眼瞧着那石碑發抖。
從那裏繞過來幾隻寒鴉
拖着無力黑翅，破簷上呆溜。

向前去，我與你各自低頭，
轉過荒場，草根下還有焦臭。
瞧：幾家煙囪中晚煙斜逗，
怪，怎麼連烟痕也那樣輕瘦？

行行，鄰近兵營裏衝出一陣號音，
這是未來，也許眼前急戰的前奏？
到處一個例，這古國是爛熟肥肉，
試一試廚刀礙不着尖鋒上鐵鏽。

『江南好！』漂亮的詩賦閃着光華，
——不是？『年太平』都會這一套神咒？
豈但是古人的白骨生長了青苔，
三年，誰家秋笛裏還蕩出『今人』閑愁！

第九段

『向東去，轉，再兜一個彎，
啊！這三十五號，你不記得
那年八月，在小客堂有一次晚餐。
對了，這石庫門新的改換，
二樓上嵌進去幾個圓點。
一，二，是五個，六個？就是我的臥室，

是眼前——阿玉在那兒咬指尖。……

嚱！臨行時黃昏後的簾影輕顫，

！看密密的細竹縫裏透出大焰。

………………

………………』

碎的，圓的凸着大肚子的石子兒，

眞乾淨，一個個是新生的鵝卵。

連瘦狗的爪子也帶不上一點汚泥，

行人脚步那麽慢慢地，輕輕地，

或許怕鵝卵下還有爆的花？

一個有眼屎老翁，里門口歛住氣；

駝背小姑娘搔搔沒人看的黃髮。

灰牆角下輕搖着秋海棠的柔葉。

這半死的短街，像墮入秋山，
不，秋山中還有騷動的聲息，
怎麽？連緊接的房子也沒人語，——
呆久了，沈默鎖住大家的躁氣。
轉身去，一滴淚痕眼眶裏凝留，
『朋友，咱們幹嗎還在換主的門前難受？』
鉛雲片下飛來哀鴻的淒歎，
『你瞧，牠也是塞外逃來的無家遊子？』

第十段

今戰場是古戰場！——
如果他在人的記憶裏遺忘。
難道咱們還用畫空中閣樓，
也不用從想像上硬造花朵。
那一條血河，那一塊骨頭，
白與紅的顏色不在這裏存留？
那幾個囚犯，那幾個婦女，
他們會摸不清鞭痕，烙記？
這裏，按『天理』講是誰的罪過？
爲甚麼憑血肉任人家飽償飢渴？

古戰場是今戰場！——

看，隣營炮口又對準這片地方
血泥中再預備加一層肉的肥料？
西風吹送陣陣的戰馬嘶叫。
揚子江頭只剩下濁浪洄漩，
將來她一樣承繼着黃河的流怨。
用自己的血把這浪頭打翻，
將來，她方有和平與安閒，
不見，亡國花紋在歷史中浮雕映現？
那時，『潮打空城』替誰家奏戰勝歌弦？

爲甚麽我與你還踱步在這條街頭？
黃暈燈光朦朧在誰家的窗後？

爲甚麽我與你還踱步在這條街頭？
聽！乾枝咽泣，已找，不到枯葉飃颻。

朋友，不管你在遲留還是歸去，
你與我都有雙手。
用脚步空踱盡時間，
手的力量在沉歎中溜走！

爲甚麽我與你還踱步在這條街頭？
近處，——秋風又催起戰狂的毒咒。
爲甚麽我與你還踱步在這條街頭？
遠處，——遠麽？望一望燕雲下的『神州』

廿五年九月某日夜半草成

蓮花峯頂放歌

二十五年秋偷閒往遊黃山數日。山勢的壯偉，松石的怪異，雲海的變幻，溫泉的快適，歷久不忘；當時也曾寫過幾則筆記，幾首詩歌。寂居中追念舊遊，山色松濤，仍留夢寐。重行錄出以紀前蹤。㊀

散一把石屑堆點成三百里的羣山，
化五千年神話擁出七百丈的烟鬟。
這兒：
鉛色，赭色，青蒼與怒赤。
這兒：
雄獅，跳鼠，鳴鸞與飛鳶。

㊀詩中有好多黃山的神話故實，風景名勝處，不及一一註明。

這兒：
眩光在陽岫上閃現，
雪浪在陰厓裏迴漩。
鑿空，穿雲——偉大的玲瓏，
鳴筑，瀉玉——清冷和剛健。
這兒：
使你陶醉，
使你突躍，
使你沉思，
使你微笑；
使你擠出萬千滴心血摹宇宙的彩繪，
使你衝翻了密網的人間夢直望青天。

青天——這兒有輕飄的一線，
串起晝與夜的兩個明丸：
火球盪開迷霧跳上高峯，
新冰的夜鏡在松頂飛懸。

方從火爐中躍出；
方從天池中掉入；
方從原始洪濤的圈外漩到圈裏；
方從永恆的霹靂聲中雕塑整齊。

是微塵的摶聚？
是水火的噬餘？

是天河裏失落的一撮輕砂？
是地母頭上脫掉的一團灰髮？
歲月只是石窟中古歷史的零頁，
你我怎算得巨靈指尖上的彈屑。

這兒要從何時算起？
這兒憑你設想如何？

時與空永難和奏出一曲諧歌，
物與我翻騰着億萬年的生滅。

前進啊，爬行啊，穿過與蹉跎。

回頭看：
我的步迹，
我的汗滴，
我的心悸！
回頭看：
有振怒的狂飆，
有狂醉的封雲，
有冷眼的怪石。
回頭看：
舊夢在自己脚下碾成輕塵，
遊絲在自己眼前飛變色素。
回頭看：

是誰的心肝挑上了劍劃的鋒芒?
是誰吐口灝氣混同了人間悲喜?

蓮花蕊上抖落了斜陽,
筌邊着一片迷離金光。
天風把千萬個峯尖逼轉方向,
金光在重陰密谷下迸發巨響。
我們嗅到『大自然花萼』裹的奇香,
我們呆望着這怪偉的裸女體相。
——上覆着蒼空,下地呢?何從探量,
兩大間矗立着妙蓮花的母樣:
亭亭,

巍巍，
她疊成千萬尺的好高髻，
搖搖輕動在地母的頂上。

劈開數不清的垂瓣，擲下峯梁，——
……烈火的焰舌捲上，
……飛泉的水脚暗藏。
勒一筆畫師的古勁——
重重，疊疊，奇美的，眩麗的，
亢進，柔服，轉側與飛翔。
整個兒投入絮海——
在下方，在下方。——

有多少魂魄在這兒不會消逝？
有多少心懷在這兒容你起伏？
悠悠——那輕泛的情調怎能形容，
欣欣——只是露出你的淺薄自熹。

峯腰圍不住一束浮雲，
峯顛却射出萬支箭鏃。
你瞧：雲斷處，天盡處，
望西方——一段彎弓的暗影向西方投去；
是峨嵋的迴光，
是崐崙的靈氣？

你瞧：你的身邊，你的脚下，
你的心胸裏扭住的呼吸。
你瞧：千萬尺的墜石；
千萬個銳鋒的矛戟；
千萬層捲濤逆浪；
還要聽千萬聲密林中的怪語！

方從喉頭要吐出『奇』字，
用得到麼？寒傖的讚語；
方在胸中透一點爽氣，
更慚愧！人間度量眞狹隘。
啊！從奇徑上探得香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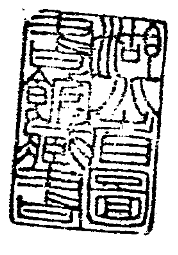
纔能在懸空裏站穩脚步。

還記否升降的盤紆?
還怕否崩厓的垂縷?
還當心香蕋中美的沈迷?
還念念閻王門前的生死?◎

雲海中到處都有暗礁,
道旁危步像緣着『秋毫』
攬千層波瀾何曾壓得下歌笑,
吐一腔呼吸能接住白日天高。

◎蓮花峯,閻王坡皆黃山上的山頂,陡坡的名字。

前後——
聽熊虎的咆叫
上下——
像仙靈的招邀。
莫怕地軸在那時折倒，
且聽大雨吹碎了萬竅；
『不能險絕不縹紗，』
這兒，眞給你一次『人生』的心跳！




文化生活出版社

定價四元

江南曲

王統照作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六集
共十六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三十七年七月再版

